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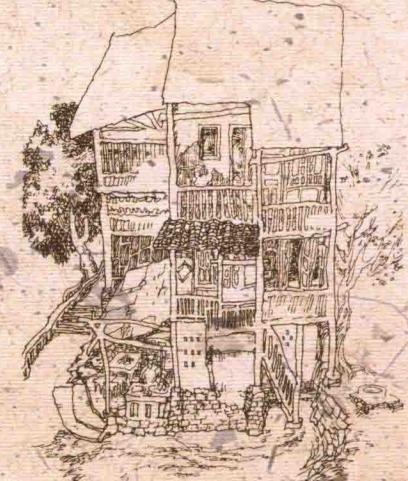
遵义文丛第五辑



# 石永言 散文选

shi yong yan san wen xuan

石永言 / 著



名刊出版  
社

散文集

石永言  
散文选

shi yong yan sanwen xuan

石永言 / 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遵义民间禁忌/钟金万著. --北京:现代出版社, 2014. 3

ISBN 978-7-5143-1526-4

I. ①遵… II. ①钟…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33827号

## 遵义民间禁忌

作 者 钟金万

责任编辑 李 鹏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 政 编 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010-64245264 (兼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成都新千年印制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9

版 次 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1526-4

定 价 38.00元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 前 言

余自 1965 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第一篇散文《风雪乌江》始，近五十年光阴，信笔涂鸦，在国内报刊上大约写了近百万字的散文随笔。或写人，或记事，或写些国内外游记。心之所好，情之所致，浮光掠影，留下人生的雪泥鸿爪，沧桑留痕。今承蒙遵义市文联与遵义市作协关怀，邀余编选一个集子。于是，在已出版的几个散文集里，以及发表后未收集出版的拙作里，挑选百篇左右付梓，以回顾浮生如梦的人生，为盛世文坛助兴。现而今，新人辈出，起点高，一发表作品便频频在国家级的刊物上亮相，令人高兴。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作为一个文坛老兵，为我市一个一个文学新星的出现而欢呼。虽然老兵并无新传，但依稀还有一腔热情。愿跟在新人后面，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继续写一点东西，不让宝贵的生命僵固，以不辜负岁月的赐予。

2014 年 2 月 17 日于九九斋

# 目 录

**cotents**

风雪乌江	1
遵义灯火	5
行路易	8
天府觅踪	12
书之恋	18
乐山览胜	21
流风余韵	25
禹门行	29
扬州诗情	35
有朋自远方来	41
爱的寻觅	46
春满京华	49
虎门烟云	51

竹满井冈	56
山城遇奇人	60
雨中的回忆	65
游龙宫	69
鸡鸣三省行	73
东瀛来书	76
迢遥万里念罗君	79
花城花香天涯	84
井冈瀑布	87
鼓浪屿之恋	89
五老峰下	92
天下第一书院	95
李家寨考察记	98
流觞曲水	103
斜风细雨弄扁舟	105
圣地情结	107
群星璀璨	114
重登黔灵山	118
华山遇雨	121
蜀南竹海	123
秋游百花湖	125
放舟偏岩河	127
庐山瀑布探源	129
浔阳江头	131

漂流神农溪	134
厦门炮台远眺	137
扬州再访	140
黄山之旅	142
三峡断想	145
忧乐蠡湖	148
三亚黎寨素描	152
湄潭潭畔水如眉	155
皖南行	158
夜游秦淮河	161
又到江南	164
登梵净山	167
亦慈亦让沈从文	170
游桃花潭	173
名船名舰巡礼	176
山水太极图	179
登烟雨楼	182
黔灵山访僧友	185
江南水乡——乌镇	188
平正的思念	192
拜谒黎庶昌墓	195
深秋，回龙寺听讲佛经	198
土城归来	201
黄龙溪纪游	205

花茂访鲁屏周故居	208
茅台的流年碎影	212
能不忆茅台	215
不死的中山舰	218
天台山纪游	221
酒的忏悔录	226
商海雅土	229
泡菜点滴	233
漂泊者的心	236
写作养生	240
蓦然回首	243
不尽情思汨汨来	247
赤子之心	252
春花秋月五十载	256
国外的小偷	259
水城威尼斯	262
阿姆斯特丹印象	265
林林总总的教堂	268
情迷琉森	271
古堡掠影	273
巴黎印象	276
布鲁塞尔掠影	279
境外购物记	282
古城罗马	285

欧洲如厕记	288
小镇风情	291
阿里山的树	294
阿里山的茶	297
慈湖之行	300
台湾的化妆室	302
导游阿美	305
日月潭畔	308
台湾印象拾零	310
情伤花莲	313
在贵州道上	322
虽九死其犹未悔	327
怀念朱厚泽	332
贵州高原牧歌悠扬	334
诗魂飘零	338
沙滩文星坠	340
君子兰	343
悼宦迪	345
迟到的悼念	348
桐花放白辄忆君	351
弦断诗留	354

## | 风雪乌江 |

农历腊月三十这天，山野间正瑞雪飘舞。一辆客车从遵义出发，迎着飞舞的雪花，奔驰在川黔公路上，准备傍晚赶到贵阳。

想到很快就要和家人团聚了，车上的旅客们无不兴奋喜悦，一路上有说有笑。

听见大山中奔腾澎湃的声音由远而近，“快到乌江了！”旅客们欣喜地叫了起来。

只见乌江两岸峭壁耸立，犬牙交错。汽车在悬崖下驶过，悬崖压着车顶，仿佛要倒下来一样险极了！就在公路最狭窄的地方，另一辆客车迎面开来，“嘟嘟嘟”鸣着号音，我们这辆车朝崖边一让，猛听见“咔嚓”一声，车屁股撞在山崖上，后轮陷在崖下泥沟中，车子不动了。

怎么办？急坏了全车的旅客，更急坏了年轻的司机。于是旅客们都下车来帮助司机整修，三十多个人用尽气力朝前推着车子，但汽车纹丝不动。

年轻的司机一会捶捶后轮，一会儿钻进驾驶室东弄弄，西整整，

还是不得要领。山区的冬天，白天特别短，天色慢慢地黑下来了。

“嘟——嘟嘟——”

司机按响了呼援的喇叭。但这个地方前不挨村，后不靠店，这时候，又没有过路的汽车驶过。最后司机只得无可奈何地对旅客们说，“今晚只好在车上过夜了，等明天再……”

司机的话还没说完，只见雪花飞舞的公路上，走过来四个人。走在前头的，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大爷，头上包了块白帕子，脸上刻着几道深深的皱纹，双眼黑亮，那宽而黑的脸就像大山上劈下来的崖石一样。后面的妇女可能是他的老伴，她身后是一对青年男女。青年的模样极像老大爷。姑娘穿着一身新的灯芯绒衣服，带着几分羞涩。

老人离车子两丈多远就大声吼起来，声音重浊而豪放：“我晓得是车子出事嘞。这个天开车就是要注意，今天的雪落得大，公路全被大雪掩埋了，我们一家人整天都在马路上扫雪，好让车子顺利通过。”

司机把车子出事的经过简短扼要地讲了一下。老人皱皱眉，似乎感到问题的严重。随即对着身边的青年说：“江生，你去把家里那根梨木大棒拿来，我自有办法。”又向他老伴努努嘴，眨眨眼睛，意思是叫她带着姑娘去扫雪。老伴盯了他一眼，边走边笑着说：“你倒会铺排人啦！”

就在江生去拿木棒的当儿，年轻的司机和老人摆起龙门阵来。他看见这刚毅的老人，浑身增添不少勇气，增强了克服困难的信心。这时车上的旅客们经过白天的颠簸，大多昏昏欲睡。几个小伙子，却爬下车来听他们摆龙门阵。

老人原来是乌江上的老船工，在乌江上生活了四十多年，十来岁就跟着父亲在江上跑。1935年元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来到贵州，那时他的家住在乌江南岸的回龙场，挨着渡口。他还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红军右翼先头部队准备从回龙场边的鱼子塘

河面渡江，发动寨里的农民砍下山上的毛竹扎成几只竹筏，在半夜时分，由他和另外一个老船工各划一排竹筏，带着一根大绳渡过江去。头上雪花飞舞，似来助阵；寒风挟着水沫扑在脸上，好像千万根小针刺皮肤。他通通忘了这些，一个劲朝对岸划去。但水流湍急，竹筏划到江心被掀滚的急浪冲得不能靠岸，想到身后有千万的红军等着要过江去万里长征，他几次迎着巨浪向对岸猛冲，浪花打在他的脸上，冷浸浸的，周身全被江水湿透。最后终于划到对岸，把带着的大绳拴在江边的崖石上，又划回岸边，接着江边的红军分别跳上竹筏，拉着绳子，在他和老船工的带领下，渡过风雪弥漫的乌江……

红军走后，国民党军队四处捉拿他，无法安身，他不得不带着一家老小跑遍乌江两岸。妻子劝他躲远点，他说他祖祖辈辈生活在乌江上，死也死在乌江边，红军总有一天要回来的。就这样风里来，雨里去，波上走，浪里行，颠沛流离，从回龙场一直迁徙到“乌江”镇上，在最困难的时候，他帮助红军偷渡乌江时用过的那根棕绳总带在身边，一直保存到解放。

那唤做江生的是他的儿子，那姑娘是昨天才过门的新媳妇。现在他们一家人都参加了公社的渔业队，老人还是副队长。虽然他们的职业是捕鱼，但经常帮助道班工人做一些维修公路的工作，从不要任何报酬。昨天听说乌江十多里远的一段路被大雪破坏了，这儿的道班工人全去那里支援，这段路的养护工作就落在他们一家人的身上。

今天是旧历除夕，老人想到旅客们都盼望与亲人团聚，公路更不应该出问题，于是一家人整天在公路上巡视。白雪皑皑的公路变成了他们一家人团聚的地方，他们还要在公路上欢度明天的春节哩！……

司机和老人正说到这里，江生气喘吁吁地抱来一根大木棒。老人兴奋地接过木棒，叫司机把木棒架在客车的屁股后边；一双

大手把车窗拍得直摇晃：“喂！所有的旅客都下车来，帮助把这个家伙撬起来。”

旅客们矇矇眬眬地跑下汽车，老人和江生用双手按住棒头，只见他额头上的一股股青筋直跳，热汗横流。响亮的喊声应和着奔腾的涛声在群山中回响，使人想起他在三十年前帮助红军渡过乌江时的情景，不也是这样勇敢和有力吗！

客车终于爬了起来，又继续在风雪中奔驰了，前面的道路已被老人的妻子和媳妇打扫干净，畅通无阻。带着乌江涛声、高原风雪，旅客们感激地向老人告别，心中升起无限的崇敬。

迎着风雪，汽车继续前进，年轻的司机脸上泛起会心的微笑。猛然想起刚才忘记问问老人的姓名，“我怎么这样粗心呢！”……

1965年2月

## | 遵义灯火 |

每当夜色降临的时候，革命历史名城遵义便燃起了万家灯火。湘江畔，一片灿烂，这时的遵义，真可以说是灯的海洋，灯的城市了……

革命历史名城遵义白天在前进，晚上也在前进。这万盏灯火竟把名城装点得如此美丽，就像无数颗闪光耀眼的明珠镶嵌在名城的身上，光华四射。目睹着这样瑰丽的夜色，不免使人想得很多，产生无限的情思。

在解放前，天一黑，遵义就变成了一座死城。就在这恐怖的黑夜里，盗窃、谋杀、奸淫、哭泣、投江……在四处悄悄地进行着。那时全城只有一座用一架破汽车引擎来发电的电厂，只能生产三十瓦的电量。晕黄的光，比穷人家点的桐油灯亮不了多少。但就是这样的电灯，也只有全城的那五百家官僚地主才用得起。穷苦的市民在晚上只得在一星如豆的桐油灯下做着白天未尽的活计。当孩子们想把灯芯拨弄大一点时，大人便赶快止住：“鬼女，拨这样大做哪样？几下就把油点完了！”更有连桐油灯也点不起

的人家，白天只得在煤灰堡上拾些破胶皮、木柴，夜晚用来照明……

曾几何时？革命历史名城遵义的夜晚一变而为灿星万点，一片光华了。现在的遵义电厂两小时的发电量就超过解放前的全年电量，它不但供给全城的厂矿、机关、学样、居民等的用电，还用高压线输送到郊区农村，帮助郊区公社电力排灌。点桐油灯、照胶皮、木柴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解放后长大的孩子，可能还不知道桐油灯是什么样子嘞！更不知道胶皮能用来当灯点嘞！

眺望着革命名城一片灯火的海洋，更使人想起“红军灯”的故事……

1935年春节前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遵义时，在附近团溪、西坪一带，民间花灯艺人蔡恒昌、蔡炳章等几兄弟编了一首歌颂红军的“新闻灯”，在黄家湾、塘坝等乡演唱。红军走后，他们还利用民间流行的花灯曲谱，编了“十二月调”，表达人民对红军的热爱和怀念：“……五月里来是端阳，蒋家兵败无主张，人民都说红军好，打倒土豪分地方。……腊月里来腊月腊，红军喊把年猪杀，大家努力展劲干，一杆红旗插中华。”每逢节日，蔡恒昌和跳花灯的唐二、幺妹等便高举着纸糊的竹篾灯笼跳开了，吸引来了四乡的农民。后来，人们就把蔡恒昌兄弟跳的花灯称为“蔡家花灯”。在那风雨如磐的黑暗年代里，哪里能允许在集市场镇上放声歌唱红军呢？国民党及其爪牙们借口“维持治安”，禁止他们演唱。有一年春节，“蔡家花灯”在团溪街上演出时，当地恶霸撒泥沙捣乱。解放后，“蔡家花灯”又在群众中跳开了，跳得比从前更热闹更活跃。这出革命的花灯歌舞经过修改加工，以“红军灯”的名字出现在第二届全国民间音乐舞蹈会演大会上，受到首都人民和艺术家的赞赏。……

眺望着革命名城的万点灯火，又使人想起了一盏马灯的故事——

1935年一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来到贵州息烽县，准备强渡

乌江。当时息烽街上住着一个叫李树伍的船工，在红军未来之前，他受尽地主渔霸的压迫剥削。红军来后，他挺直了腰杆：打土豪，斗地主，扬眉吐气。他听说红军要强渡乌江，积极地把自己的船捐献给红军，还亲自帮助红军划船。红军离开的时候，送了一盏马灯给他做纪念。李树伍把马灯藏在家里，深情地盼望着红军早日回来。每当他和周围的穷人受苦最深的时候，便悄悄地从家里把马灯取出来，点上它，四周立刻一片光明。这时，围着马灯的穷人心里便热烘烘的，眼睛也变得明亮了。这盏曾经照亮过红军征途的马灯，在黑暗的岁月里，伴着李树伍和他的穷朋友们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照亮了他们的生活道路。最后它和奔腾的乌江一起迎接来了新时代的灿烂黎明……

名城的万千灯火，是红军用革命的火种点燃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用斗争的烈火燃烧起来的。一盏灯是当年红军播下的一粒火种；两盏灯是当年劳动人民日思夜盼的光明的结晶！我看见在这星汉灿烂的灯河中，晃动着“红军灯”的火苗，闪烁着红军马灯的光影。燃烧吧！热烈美丽的革命历史名城遵义的万千灯火。

1965年3月

# | 行路易 |

李白的《蜀道难》诗云：“噫吁兮，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古人所谓的行路难是泛指山路崎岖险峻，艰于登攀而带来的羁旅之苦。

在物质文明发达的今天，出外旅游，天上，地下，江湖河海都有交通工具可供驱使，可谓方便之至，古人做梦也不会想到。应该说今天出外旅游不会有古人行路难的嗟叹。可是前些年月，我常常为外出旅行而忧心。当然我的忧心与古人有别，却是另一层意思。

年轻的时候，借出差之机，我喜欢在外面游历，举凡名山大川，佳园丽湖，总要涉猎一番，寻幽也好，览胜也罢，总想留下一点踪迹。但我同时往往为出差负荷之苦而蹙眉，真所谓行路难啊！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来北京的机会较多。记得每次临行前，周围的熟人朋友往往闻讯赶来，你要二斤糖，他要置一件衣服，这个要买两斤香肠，那个要购一块腊肉，还有要买布鞋的、裤子的、帽子的、衣料的……东西真多，唯恐遗漏和弄错，我不得不逐一